



坊子区武装部和坊子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再次组织寻亲团队，于清军、张勇等四人再次启程，奔赴广西柳州，去核实一位于姓烈士的名字。他们在柳州市军人事务局排除了在册登记的可能。探访柳州市烈士陵园后，他们来到原41集团军军史馆寻找于发海战斗的痕迹，南下寻亲的脉络也在这里中断了。



南下柳州查找烈士名单



于清军(右二)等人奔赴广西寻访。



于清军等人在广西柳州寻访。

军史馆感受战场硝烟 线索中断计划再出发

简单吃过午饭，众人顾不上片刻休息，焦灼地等待着与军方对接的消息。这是此行最后的希望。41军的前身，正是于发海当年所在的东北野战军四纵。军队档案严谨完整，身为连长的于发海，极有可能在军史中留下痕迹。可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同志也坦言，军方纪律严明，能否获准查阅，仍是未知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，每个人的心都悬在半空。

下午1时30分，好消息终于传来——原41集团军军史馆同意接待，同意查阅。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还专门安排工作人员，全程陪同前往。严格的安检、肃穆的军营，让一行人更加坚信，答案就在这里。

可当他们真正走进军史馆，巨大的失落再一次袭来。这里没有烈士个人档案，并非军事档案馆，而是一座原41集团军军史博物馆。从胶东天福山起义的火种，到东北民主联军的壮大；从五百余场浴血奋战，到辽沈战役的巅峰荣光……一幕幕历史场景，一件件珍贵文物，诉说着一支铁军的峥嵘岁月。

很快，他们便被眼前波澜壮阔的历史深深震撼。于清军久久伫立，目光紧紧落在四纵10师参加新开岭战役、辽阳战役的复原场景上。他喃喃自语，声音轻颤：“这就是二叔当年走过的路，这就是二叔当年打过的仗啊！”仿佛穿越时空，他看见先辈们在硝烟中冲锋，在风雪里行军，在绝境中坚守。那一刻，寻亲未果的遗憾淡了，取而代之的，是刻骨铭心的震撼与崇敬。此行虽未寻到亲人的踪迹，却让他接受了一次最深刻、最滚烫的党史、军史洗礼。

抱着最后一丝希望，他们向馆方询问档案下落。得到的答复是，41军经军改后已分驻广东惠州与云南昆明，此处再无更多线索。至此，两千多公里广西之行，再一次无果而终。

但没有人沮丧，更没有人放弃。综合一路搜集到的信息，寻亲小组一致认定：寻找于发海的核心方向，依旧在东北。那片黑土地，才是他浴血奋战的地方，也最有可能是他忠魂长眠之处。在征询坊子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局长赵兴书的意见后，他们定下计划：明年春天，再度奔赴东北。

归途，又是两千多公里。往返四千多公里，一路从寒冬走到暖春，从北方走到南疆。气候在变，路途在变，不变的，是心中那份执着与信念。

于姓烈士名字一字之差 奔赴柳州筛查无果

融入红色寻亲团队之后，备受鼓舞的于清军，脚步再也没有停下。2024年元月，新一轮跨越千里的追寻，再一次启程。

这一次，由坊子区武装部和坊子区退役军人事务局精心组织、全程引导，一行四人，带着沉甸甸的期盼，驱车穿越山东、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西五省大地，一路向南，往返奔波4000多公里。

推动他们再度启程的，正是一路相伴的志愿者张勇，他从多方渠道核实到一条关键信息：在广西柳州，记载着一位剿匪牺牲烈士，其年龄、参加革命时间、籍贯、职务、所属部队番号，竟与于发海高度吻合。唯一的差别，只在姓名中间一字。烈士名

为于口海，中间字为不常见的繁体字，又因年代久远字迹模糊，难以辨认。

一字之差，或许是天壤之别，也或许是战争年代里一次不经意的笔误，或是口口相传留下的谬误。那个年代，姓名被记错、写错是常有的事。一丝希望，足以点燃满腔热忱。宁愿空手而归，也绝不放过任何一缕可能照亮英魂归途的微光。抱着这样的念头，坊子区退役军人事务局与于清军一行，向着遥远的广西出发。

寻亲小组兵分两路。张勇从辽宁大连直飞广西桂林，其余三人则驾车南下，双方约定在柳州会合。一路上，他们轮流驾驶，昼夜兼程。饿了就在高速服务区

简单充饥，累了就在车里短暂小憩。不到两天时间便抵达柳州。

稍作休整，众人便立刻奔赴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。出示公函、说明来意，当地工作人员热情相迎，耐心细致地核对每一份资料。两个多小时里，他们仔细翻阅于发海的生平信息，反复比对佐证材料，又通过内部系统逐一筛查，可最终还是排除了在册登记的可能。一丝淡淡的失落，悄悄漫上心头。

但没有人轻言放弃。两地工作人员重新沉下心，梳理线索，理清思路，确定了两个新的方向：一是前往柳州市烈士陵园，核对烈士名录与安葬信息；二是协调41军相关部门，前往原41集团军军史馆查阅历史档案。

走进柳州市烈士陵园 缅怀英烈寄托哀思

抱着最后的期盼，一行人来到了柳州市烈士陵园。管理处主任开放了内部烈士名单，供他们逐一甄别。可结果依旧令人遗憾——名单里既没有于发海，也没有于口海。仅有的几位于姓烈士，信息相去甚远。

更让人失落的是，当地研究党史、军史的专家说，41军并未参加20世纪50年代广西的剿匪战斗，他们是20世纪70年代才从广东汕头调到柳州的。这意味着，最初的线索出现了偏差。于发海即便随四野渡江南下、挺进

大西南，也不太可能牺牲在广西，更有可能长眠在广东，或其他未曾知晓的地方。

已是正午，阳光洒落陵园，却难掩众人心中的失落。可即便如此，他们也没有立刻转身离去。怀着对先烈最深的敬意，他们缓步走进墓区。苍松挺拔，翠柏常青，一排排墓碑静静矗立，长眠着不曾归去的英魂。一行人自动列队，神情肃穆，向着长眠于此的烈士，深深三鞠躬。他们庄严宣誓，誓言声声，诉说着对革命先辈的无限崇敬，也坚定着

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信念。

指尖轻轻抚过冰冷的墓碑，望着一个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，尤其是看到那一方方无名烈士碑，于清军的眼眶不知不觉湿润了。历经四次远途寻访、数十个日夜的奔波，他早已明白：这里躺着的，虽不是他的二叔，却都是与二叔一样，为家国抛头颅、洒热血的亲人。每一座墓碑下，都是一段滚烫的青春，一份不屈的忠魂。这份心境，与他在寻亲路上日渐沉淀的赤诚，悄然相融。